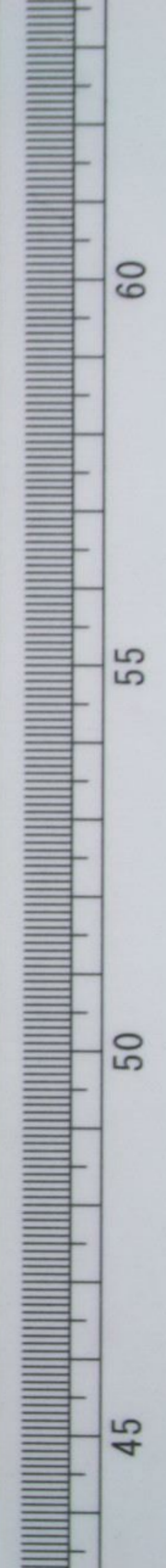


洋学文庫
文庫 8
D 283
4



文庫 8
288
4

中西紀事卷之九

白門原約道光二十二年

江上蹇叟

壬寅白門之撫是時所議各條抄傳在外予答友人書論其事茲核以後來之事多億中者因撮其大略於左

一撫議內稱通商馬頭一廣東一福州一廈門一寧波一上海凡五口查粵東之香港已於上年奏給在先此時未宜與之說明作為粵東馬頭不許牽及廣州省會乃該洋人竟以香港為己得之馬頭輒欲得隴望蜀且五口通商彼寄居之而我取其稅固猶然中國之版圖主客之勢異焉若香港一島已與割地無異將來一切地租雜稅皆輸之於英人求如澳門之歲租五百無其實而猶存其名者且不

39- 7727

010190620013



可得予竊慮汝陽之田之不復返也既給香港又准在粵東通商是二口也閩省界以廈門又索福州省會奉

諭飭以泉州換給卒不行是閩中亦二口也浙之定海孤懸海外並無險要之可守乾隆年間洋人屢請在舟山建立馬頭奉

旨駁回迨伯麥攻陷定海遠欲在此通商浙撫劉韻珂臚陳八弊今因索寧波不復言定海而浙撫向爭定海今卻不爭寧波予謂既得

盜波則定海是其出入之匯何待於索江蘇既得上海則吳淞亦然

是浙江名爲一口實亦二口也通商馬頭東南四省一氣聯絡向則開門揖盜今且入室操戈矣

此壬寅私議之原稿而後來應驗遂不出意料中如香港馬頭近見西人月報已隸英國埠下與麻六甲新嘉坡無異又核其所收地租雜稅各款每歲可得十餘萬居然中國大關一歲之額矣福州通商意在武夷山茶見第三條中後見梁中丞歸田瑣記有致劉中丞鴻翔一書中云執事亦知該洋人所以必住福州之故乎該洋人所以必需者中國之茶葉而崇安所產尤該洋人所醉心既得福州則可以漸達崇安此間早傳

該洋人欲買武夷山之說誠非無因若果福州已得馬頭則延建一帶必至往來無忌某記得道光乙未年春夏之交歐羅巴某國曾有兩大船停泊臺江別駕一小船由洪山橋直上水口時鄭夢白方伯以乞假回藉在竹崎江中與之相遇令所過塘汛各兵開礮擊回則彼時已有到崇安相度茶山之意其垂涎武夷可知又言以福建而論必不能富強於江南浙江廣東也乃江南浙江廣東每省止准設一馬頭而福建一省獨必添一馬頭以媚之此所不解况中原濱海各省不一而足倘援福州之例於山東索登州馬頭於直隸索天津馬頭於遼東索錦州馬頭則槩將惟命是聽乎况外番如英人者亦不一而足倘各援英人之例亦於濱海各省請分設馬頭亦將惟命是聽乎且福州省城外距海尚有百十里之遙蘇省城外距常熟海口不過百里浙江城外距龍龕海門亦不過百里廣州省城外距澳門不過數十里若皆以海道可通之故各援福州之例於各省會城並請分設馬頭將何詞以拒之按以上云云核以後來之事無不億中者附識於此以證予說之合一約內但載通商之馬頭而不及其不准通商者是蹈粵東之故轍也靖逆以六百萬圖了粵東之局而不及江浙今又了江浙閩粵之局而不及山東天津在當日誠慮其畫蛇添足有意外波瀾然當二十年義律天津遞書回過山東求見撫軍安知非藉以察看登州一帶地形以爲異日要求張本至其滋擾浙江又播散流言將由福建廈門

再赴天津要求一切具見靖逆將軍及浙撫章奏中在該逆聲東擊西原不足信惟天津萬無通商之理正宜與該洋人申明厲禁載入約中以杜其覬覦之漸乃恐別生枝節一味含糊萬一二千一百萬清欸後該洋人以一火輪船徑赴天津要求通商則當事者豈不又費一番唇舌邪况遼東環海為衛居庸關外寶

陪京神靈宮寢之區而上海沙船之至關東者以自南北行為回空

自北南行為正載是則九州之上睨天地之奧區烏可不慎與議撫之次

年彌利堅人果赴天津呈請通商經部中駁回三十年英人入天津亦即此意近日天津議撫遂求奉天登州各海口十年換約遂增入天津通商一條此皆二十年前億度之不幸而中者一約內二千一百萬之欸內有烟價六百萬商欠三百萬皆

為重給何者粵東之六百萬名為追交商欠實烟價也二萬餘箱之值義律曾索一千二百萬經彌人核其成本減半給之推算箱數銀

數正與六百萬相符若使靖逆當日據實陳奏何至白門撫議又生六百萬葛藤即使濮馬等任意浮開亦可援揚商三十萬之例照數畫抵况靖逆以追商欠為名商欠之數於官何預且亦何從得其確數是則六百萬之增欸仍是義律在粵所索之價以不足又增商欠三百萬豈非多多而益善哉若夫軍費之一千二百萬當日何以不向該洋人詰問中國興兵三載所費餉需數千萬亦應責令該洋人繳出以聞執其口傳聞當日議及此欸張喜拂衣而起是在僕隸庸流尙知心抱不平怒形於色乃以一品四品大員當日議款鹿澤長舒恭受居間緩頰蓋一道一府隱忍而甘一詞莫贊所謂折衝於口舌之間者何在尤可異者受賂之欸迥非逋欠可比按年分給偶有短絀何足計較乃至並加息一層無敢與辯亦經載入約中粵東爭平粵東六百萬洋人爭用外洋法馬白門爭

息該洋人狂吠之聲足令強者決背懦者掩耳已

商欠名目始自粵東其後因粵民燒其行

棧遂於八年擾天津時索商虧二百萬至軍費名目起於白門遂於八年擾天津索償二百萬迨十年擾京師又增四百萬並法人亦效尤索之如數作俑之禍蓋不知伊於胡底矣

一約內絕不提烟土一字若以為既撫之後聽其私售則內禁之弛姑弗具論而該洋人牟利於中國者實即以此為大宗今貨物有稅烟土無稅是得小遺大官課日形其絀抵欠曾無了時也若竟以此定其稅則如許乃濟奏請開禁之原議則彼逞其桀黠勢必開關開稅聽其夾帶偷漏而後已是我徒博收稅之虛名而受漏卮之實禍也昔明人因中官擾累請罷市舶司議者謂中官可罷而市舶司必不可罷以國家大利之權未可操之於商販之手也今自通商議行鴉片禁弛於是利權操之於外洋而烟土遂為各行之首業此豈特

漏卮之患而已哉

壬寅通商之後鴉片之禁大開直至咸豐八年始定稅則是法窮則變也

一約內准其通商各國除俄羅斯外皆得援例入口而當日彌利堅不預法郎西亦後至於是白門之約專了英人一局然所燒之烟非英人一家之烟商欠之數亦非英人一國之數若各國見英人一朝逞志償其積年之逋欠安知無接踵而效尤者當英人驕蹇粵東奉旨停其貿易其時各國貨船皆被英人攔阻遂思各帶兵船與之理論惜其時中國無居間諜間之人使之以毒攻毒自門之役浙省探報有近時粵東新到洋船十隻之信而法人藉講欵來上海又至江寧是皆覘成敗以定從違者此時賂款未清伏莽不動竊恐數十年後或分道而揚鑣或合謀而定從為中土之患者又豈止英人一國而已哉

欵議既成各洋人皆在粵東援例以請而俄羅斯亦附英彌海船駛赴各口遂有二十年後合從稱兵之事此皆億度而知其必然者

一撫議既准通商亦須申明舊章以定限制如乾隆間所定頭絲綢
緞等貨皆有成案雖

國家例禁積久漸成具文然外洋不能無顧忌也前年英人擾浙曾
望顏倡閉關之議以爲大黃茶葉關係外洋生命即使將來誠心悔
罪奏懇通商仍不許其逾額多運又另片奏葡人互市亦請定以限
制等因查舊檔乾隆中葉因厄魯叛賊舍楞逃入俄羅斯索之不與
遂絕其恰克圖之貿易時大西洋各國市大黃於粵每國限以五百
觔防其漏入俄境也林文忠覆奏內稱歷來大黃出口多者不過一
千石緣每人所用無幾隨身皆可收藏且尚非必不可無之物不值
爲之厲禁惟茶葉歷年所銷自三十餘萬石至五十餘萬石不等現
擬酌中定制設立公所稽查不准逾額多運卽爲箝制之方等語予

謂外洋欲以烟土漏內地之銀先以烟土漏內地之貨四洲之大中
國其一隅耳昔人謂雕文刻鏤傷農事錦繡纂組害女紅謂其爲末
業也今以末業耗民力衣食之源已虧而又操有限之具以給無窮
之求百貨騰踊民力幾何而不竭也竭中國之民力以供億外洋馴
至殫終歲之操作不足供其燭火之一吹此豈特洪水猛獸之患已
哉福州既得茶禁大開將來入武彝山中不啻探囊拾芥加以各省
之紅茶綠茶競趨其利其出洋較十九年之前何止倍蓰此固非叩
杖詢醬葡萄苜蓿之比也他如銅鉛鐵錫皆有常禁通商之後一任
其予取予求不敢究詰然則二千一百萬之欸特其太倉中一粟之
利而議撫者貿貿也

自天津新議行所定通商稅則條約入口出口皆有貨單
除煙土已定稅則不與他貨之百中取五同科其餘則銀
錢米穀豈石硝磺白鉛等物向例不准通商者今悉弛禁載入第五條約內其實自
壬寅通商以後一律出口夾帶偷漏之弊與煙土同今悉弛之並餼羊之徒存者亦

廢矣

一約內五口通商之地悉由該洋人挈眷居住查粵東開港定例不准洋人攜帶眷屬自道光七八年間有英人大班來粵託以患病需用人乳挈西婦一口逗留在館旋被大府逐之去後數年義律來粵續充大班遂援前例今通商約內先將挈眷一層敘入欲以弛粵東之前禁也然五口之中如廣東福州則有省會上海寧波亦有府縣城而約內未經分析將來領事寄居毫無界限又將挈眷入城矣當二十年英人破定海其兵頭伯麥者予見江蘇探報言定海有土人持其愛女以獻於伯麥一時洋船來浙多挈眷以從有年家子定海人聞變回籍安置家屬次年挈之至當塗爲子言初到定海鄰人屬通刺英酋可以紓禍不得已具衣冠拜謁該酋亦報之如禮又見城

鄉眷屬與洋婦亦通往來是則祭野起辛有之歎徒戎貽江統之憂

洋人出幽谷而遷喬木華民服左衽而言侏僂毋亦地氣之循環感

應於人事者與譏撫之次年英人即請入粵城卒釀粵中之禍而閩中已於道光之季擅在城內烏石山上起造屋房皆見前卷

一約內該洋人之有職者與中國官員平行往來謹按

國朝故事凡安南琉球等國貢使之至中國者督撫皆坐堂皇通事導貢使入免冠拜伏屏息待命英人自嘉慶二年十一年加拉威禮至粵爭謁見儀注制府從權許免叩見然猶免冠致敬當時制府離席立受聞者非之今約內改用平行禮無論其與

國體大有關係而該洋人官職亦有尊卑大小之等級約中但分出總管屬員二層而該洋人何者爲屬員亦須令其來至海口時以本國咨會爲憑今一概抹煞將來住海口之公司領事人等夜郎自大

不受地方官約束此賈生所謂倒懸之勢足反居上首顧居下者也
近聞該領事住上海每出入前驅者執棒導之行滬中自上海道以下遇於塗皆屏
騶從息鼓角以俟其過其後天津新議定正領事與道臺同品副領事與知府同品
其實領事所理不過貿易瑣屑及華洋爭訟會同地方官平其曲直而已自領事與
監司敵體凡有華洋交涉事件徑行越訴不復知有府縣豈非首足倒懸之明證
一約內載傳習天主教者中國官須一律保護不得刻待禁阻等語
查天主教自明季入中國

國初楊光先著不得已書攻之謂十三省皆有天主教堂是其由來
已非一日後因新法參用西人奉

諭許自行其教不准傳教於華民續又嚴直省開堂之禁而傳者日
多恒以夜集堂中男女一處今又載入約中將來白晝公行何所顧
忌用尼變夏之漸不可不防

此約既定遂有二十五年法郎西在粵請聽
民習天主教兩廣總督據以奏聞部議允行見

前第二卷中皆白
門條約啓之也

以奏開議允行見前第二
卷中皆白門條約啓之也

一約內釋放漢奸一條尤不可解漢奸受雇於外洋或充其間諜
或助之打仗被官兵擒獲械入獄中該洋人即欲袒庇亦須假託
彼國之人求官釋放帶回本國如洪任輝之往事中國雖掩耳盜
鈴尙爲名正言順今約內明指漢奸勒官放回是此輩恃洋犯法
叛逆彰彰漏網而出昔日有罪尙須遠投外洋一自洋人寄居內
地則竄身尤爲自便矣予謂該洋人業經就撫應責令將洋船上
所帶之漢奸悉數交出以清中外之疆界今不責漢奸於洋人而
洋人乃索漢奸於中國是胥天下而爲漢奸也英人曾在新嘉坡
開設英華書院招致中國之文士東修薪水皆數倍於中國又聞
粵中罷兵後該洋人行文照會粵東各府縣教官指出該處之某

舉貢某生員令其資送出洋是相率而為漢奸者又不止刑餘商

賈之輩而已宋之秦檜夫豈非漢奸之魁而和議之戎首哉

天津之役

殷兆鏞奏稱李國太即廣東嘉應州人而魏默深曾識其父於金陵蓋已世為西官父子同名循外洋例也

附錄浙撫劉 韻珂致金陵三帥書

撫局既定後患頗多伏念計出萬全自必預防流弊而鄙人不能不總總慮者查英人船隻散處閩粵浙蘇較多其中稱有他國糾約前來者又聞粵東有新到洋船十隻倘此次退兵之後或有他出而效尤或即英人託名復出別肆要求變幻莫測我未能深悉洋情又安能盡服醜類此不可不慮者一也燕人在粵曾經就撫迫給予銀兩仍復滋擾不休反覆性成前車可鑒此次議定後或又稱國主之言謂馬郭等辦理不善撤回本國別生枝節此不

年委獲之郭逆義子陳祿皆云雖給銀割地決不肯不往天津而現索通市馬頭又不及天津殊為可疑能杜其北上之心方可免事後之悔此不可不慮者三也通商既定自必明立章程各有關口應輸稅課萬一洋人仍向商船攔阻勢必不能聽其病商攘課一經禁止必啓事端此不可不慮者四也通商之後各省均照粵東定制民人與該洋人獄訟應聽有司訊斷萬一案涉洋人抗不交出凶犯又如粵東林維美之案何以戰外暴而定民心此不可不慮者五也罷兵之後各處海口仍須設防如修造礮臺戰船添設兵伍營卡本以防海非以剿洋人倘洋人猜疑阻擾以致海防不能整頓此不可不慮者六也今日漢奸盡為彼用一經通商須治奸民所有內地民人現投該處者應令全數交出聽候內地安

插否則介夫洋漢之間勢必恃洋犯法從此不逞之徒又將陸續投洋匪徒有害良民萬一該逆庇護官法難施必尋罅隙此不可不慮者七也既定馬頭則除通商地面餘皆不容泊岸倘有任意闖入以致民衆驚惶或取牲畜或掠婦女民人不平糾合抗拒彼必歸咎於官而興問罪之師此不可不慮者八也名曰通商本非割地而現在已將定海城垣拆毀建造洋樓綿亘數里西兵挈眷居住大有據邑之意倘各省均如定海恐非通商體制腹內之地舉以畀英轉瞬之間卽非我有此不可不慮者九也中國凋敝之故由於漏銀出洋今各省內有洋船漏銀較前更甚大利之源勢將立竭會子交子之弊政將行國用民用之生計已絕嗣後雖准以貨易貨較前更須嚴禁漏銀出洋犯者無赦而罅隙之門卽在

於此此不可不慮者十也至於議給之款各省分撥承示此項銀兩須勒紳富捐輸歸款浙省自軍興以來商民捐助餉需爲數實已不少盜郡爲全省菁華又被該洋人搜括一空去秋收成本歉冬間復遭雪災各屬饑民滋事節經勸捐賑濟體察紳富情形實已竭蹶從事若責以賂敵之款勸令捐輸勢必不應若如川省之議增糧賦江浙萬不能行必至忠義之心漸成怨毒之氣故勦敵之銀可勸捐而賂敵之銀不可勸捐他省完善之地或有可勸捐浙省殘敝之區萬難勸捐惟有據實陳明不敢妄有欺蔽惟含容亮管之

再成敗安危之機自此而定如病症本合用大黃芒硝忽爾瞑眩一醫遽易以參朮後醫知其誤治仍用硝黃而銖兩輕減配方雜

亂屢試屢劇於是庸醫羣以爲硝黃固不可用投以大劑參朮不復瞑眩而自是遂成痼疾不可爲矣就今天下大勢而論文官愛錢而又惜死武官惜死而又愛錢加以兵无鬥志民有亂心帑藏空虛脂膏竭盡戰亦敗和亦敗然戰之敗敗於无人和之敗敗於失策洋人之反覆姑不具論卽善後事宜而論已儻焉如不終日之勢導之爲患者漢奸也除尋常受雇持刀放火各犯外其爲洋人主謀以及荷戈相從何止萬人洋人雖戢兵若輩果散歸田里乎如仍混迹其中藉洋人之勢作奸犯科以謀衣食官不能詰吏不能捕况洋人旣以兵脅和固已夜郎自大通商馬頭清道而來文武官吏皆將尹邢避面取人財貨掠人妻女又敢問乎一也名曰四處馬頭實則隨地可到假令從數十百里深入漸進又遨遊

蘇杭嘉湖等處街市孰能禦之二也不軌之徒于犯國紀竄身西館卽屬長城三也民犯洋則惟恐縱民以觸怒洋人犯民又將執民以獻媚地方官只知有洋人不知有民四也水師將弁本皆懦怯洋盜出沒伺劫只須懸一大英國旗號我兵便已膽落五也挾兵通商自必免稅沿海諸國大率爲英人所脅服此後貨船皆附入英人我設關而彼收稅六也然此時所痛心切齒者只在用兵如兵可用區區之稅固不足云耳黃巖一縣无不吸烟晝眠夜起杲杲白日闕其無人月白燈紅乃門鬼市烟禁大開鬼世將成七也兩年來干戈擾攘專爲禁烟卽爲漏銀烟禁仍開銀盡可待八也夫國家所恃以治天下者法也民所恃以納稅課通貨物者銀也今法窮於彼銀盡於彼雖欲戢兵其將能乎然大局旣壞攻補

兩難而徒責今日之庸醫殺人則亦未爲平允耳

壬寅之冬予見通商議欵抄傳在外因答友人書論其事以爲今日之英吉利非金之比今日之天下非宋南渡之比諸大臣忍於欺

天聽而不能瞞江浙耳聞目擊之鄉愚濮馬等足以恐嚇諸大臣而不值野老農夫之一笑蓋憤激之語也續見劉中丞致三帥書指陳後患深切著明而法窮銀盡二語足以包掃通商後一切弊端惜其言之不符也何者白門之撫者伊二相成之二相之來浙中丞使之當日保薦伊相則明爲請撫作張本若謂二相之撫敗於失策則何以同時在浙不身入局中而謀之予故謂其救目前之急又欲惜身後之名非刻論也試閱其後函所謂攻補兩難和

戰俱敗比於醫之用方藥以爲硝黃參朮之不善用皆能殺人然則者伊請撫比之於醫固東垣景岳之流弊也今有主人在外聞其家人之病也示之曰亟召某醫來及醫以誤治而輕者劇重者死主人能毋悔其擇醫之不慎乎劉固知硝黃之效不故急而求之於二相及其用參朮也則向之瞑眩者易而爲沈痼於是束手而歸咎於大局遂倡爲攻補兩難和戰俱敗之說以自諉是何異庸醫之殺人而以爲是有命焉不可強也無怪用硝黃參朮者之雜試其技而草菅人命之不惜矣嗚呼此局外論成敗之淺見而豈謀國者之用心哉

江上蹇叟

臺灣之獄

道光二十一年間英人舟過閩洋屢犯福之臺灣皆敗焉初英人修粵東燒烟之怨數以舟師分寇閩浙間時任福建總兵官達洪阿臺灣兵備道姚瑩先後調集官兵鄉團防其內竄值定海廈門相繼告陷遂窺臺灣二十一年秋八月有洋舟駛進雞籠口對二沙灣之礮臺開礮攻擊鎮道督師抵禦亦開礮相持適副將邱鎮功手發一礮正中洋舟折其桅索洋舟倉皇退出口門衝礁立碎紛紛落水死者無數我師乘機亟進生擒黑人百餘名並刀仗衣甲及洋圖洋書等件奏聞奉

旨嘉獎九月洋舟復犯雞籠毀我兵房率眾登岸我師自礮臺伏兵邀擊轟斃多名久之始退二十二年壬寅春正月洋舟三犯大安港見我軍防守嚴密不得進越日有三桅大船拖帶杉板游奕於大安港外遙見我軍旗幟振舵北駛於是鎮道等謀以計誘入口內擒之密飭所募漁船之粵人與洋船上廣東漢奸操土音請任嚮導誘之自土地公港進口爲暗礁所擊擱淺中流官兵鄉勇乘危邀擊遂俘其衆生擒白人十八人紅毛一人黑人十三人粵東漢奸五人由五百里捷聞奉

上諭覽奏欣悅大快人心該洋人上年窺伺臺灣業被懲創復敢前來滋擾達洪阿姚瑩以計誘令洋船擱淺破舟斬馘大揚國威實屬智勇兼施不負委任允宜特沛殊恩以嘉懋績達洪阿著加太子太

保銜姚瑩著加二品頂戴欽此先是雞籠之捷俘洋人訊供並所獲洋圖洋書譯奉

上諭覽奏均悉昨據奏洋人復犯臺港經該總兵等生擒洋人漢奸多名該洋人中必有洞悉洋情之人究竟該國地方周圍幾許所屬國共有若干其最爲強大不受該國統束者共有若干人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無旱路可通平素有無往來俄羅斯是否接壤有無貿易相通此次遣來各僞官是否授自國王抑由帶兵之人派調著達洪阿等逐層密訊譯取明確供詞據實具奏毋任諱匿欽此維時擒獲監禁之紅白人中有一紅毛頭目顛林夥長律比及漢奸黃舟鄭阿二等皆粗曉文字顛林素工繪事黃舟兼通譯語使通事往來傳說以廣東土音繙譯出之其顛林所繪之圖復令律比從旁參校爰撰

爲英吉利圖說驛呈

御覽是役也正值定海陷後英人擾及浙東之時奉旨訊取洋人供詞又所獲多鎮海寧波營中之物奉

硃批逆船必係由浙而來飭卽從嚴根究果據洋人漢奸供稱濮鼎查在定海遭酋目顛林漢奸黃舟等以重資來臺窺探欲行勾結尋卽被獲等語尋奉六百里

廷寄臺灣爲閩海要區向係該逆垂涎之地此次駛入逆船復經該總兵等殲勦難保無匪徒闖入冀圖報復現據奕山等奏該洋人有遣人回國添調兵船於明春滋擾臺灣之語該總兵等於一切堵勦機宜自必先事預籌妥洽現在情形若何有無續來滋擾萬一該逆大隊復來該處駐守弁兵及招募義勇是否足資抵禦其如何定謀

決策層層布置可操必勝之券著達洪阿等會同王得祿悉心定議一并會銜具奏並著怡良等密速確探現在情形據實奏聞毋再遲延等因欽此時提臣王得祿業在澎湖病故而怡良方授閩浙總督廈門甫經收復而該逆大幫近在鼓浪嶼懼其窺臺不得逞則仍將棄疾於廈一聞粵東咨會之來輒欲從權羈縻舊制臺灣歸閩省管轄以遠在海外特加兵備道三品銜得與鎮臣專摺奏事雞籠之捷飛章入告陳明事關隔海恐由督臣轉奏稽滯軍情未便固執然猶照常驛遞不敢傳遞以聞比奉

硃諭嗣後有攻勦洋匪摺件由五百里奏報如大獲勝仗卽由六百里奏報於是大安之捷遵

旨由五百里馳奏而嗣此關涉洋務之奏報驛遞入都疾置相望閩

督既憾功不自己出又以洋人性好報復亟致書沮之而鎮道業已

得

旨訊供澈底根辦不數月洋匪犯江白門撫事之局成而鎮道冒功之獄起矣

方英人之內犯也其大幫船隻皆在鼓浪嶼口意欲兼踞臺厦二港以通粵浙之路於是鎮道於籌辦堵勦議中奏稱現在洋囚監禁在郡一百六十餘名解省既有不可久禁亦非善計甫經奏請

訓示未奉

批回倘大幫猝至惟有先行正法以除內患報可一時風聞至一廈鼓浪洋酋不勝其憤虛聲恫喝又脇令厦門郊商寄信入臺謂將稱兵大舉劫取俘囚以逞報復閩督聞之懼亟令泉州知府飛函轉達建屬

將所獲之洋人漢奸悉數解至內地欲以市德於英而紓其禍鎮道相與謀曰大府之意殆欲藉以退鼓浪嶼之兵適足爲該洋人所紿耳今察看該洋人其勢甚銳而其志益驕方視厦門如囊中物又安肯以此百餘不甚愛惜之纍囚而自棄其必爭之地哉地不可反而先示之以弱不如殺之遂以五月提取訊供除顛林等九人及黃張二漢奸奉

旨禁錮外餘悉斬之於是鼓浪洋酋聞而切齒因徧張偽示傳播厦門誓將甘心於鎮道閩督愈懼是年秋白門議欵准在福州厦門通商爰飛檄臺中鎮道釋其餘俘時洋酋又慮事有反覆更遣西官身自渡臺請之鎮道以事關就撫之後又見洋情恭順許即遣員護送至厦凡洋目顛林律比等九名散洋人二十五名自臺起解行至澎

湖守風兼旬到厦稍遲譏言四起因之鼓浪洋曾橫加誣謗以爲臺中兩次俘獲均係遭風難人而鎮道乘危徼功心所不服又以臺厦二港相距甚近非謀逐鎮道不足以逞其欲乃詭詞愬於江浙閩粵四省之大吏脅令上聞欲以此抵鎮道罪一時諸大吏怵於洋威慮兵端再啓各據洋人遞詞奏請

欽派重臣讞其獄遂奉

旨交閩浙總督怡良渡臺查辦並奉

廷寄倘此案稍有隱飾不肯破除情面以致朕賞罰不公不明又誤撫局將來朕別經察出試問怡良當得何罪凜之慎之欽此制府既奉

明諭不欲誤撫局正欲從權完案而臺中士民無肯爲西人作證者

制府方欲據風聞定讞適有在臺候委之間員素與鎮道有隙又欲藉以干憲媚洋自願呈遞清摺認明干證獄詞遂具一時公論寃之方制府之渡臺也正欲傳

旨逮問而郡中兵民見其騶從前導相與喧鬩不已次日人復持香一炬赴愬行營經鎮道拊循遣散續據全臺士民遠近奔赴合詞申理制府懼激變身坐堂皇受其詞直而遣之然已胸有成竹遂以踰年正月宣傳

上意迫令鎮道具供以兩次洋船之破一係遭風擊碎一係遭風擱沈實無兵勇接仗之事據以奏聞又稱此事在未經就撫以前各視其力之所能爲該鎮道志切同仇理直氣壯卽辦理過當尙屬激於義憤惟一意鋪張致爲藉口指摘咎有應得達洪阿姚瑩不敢堅執

前情呈遞親供求爲奏明治罪等因奉

旨逮鎮道入都交刑部會同軍機大臣訊結議擬奏聞奉

上諭該革員等呈遞親供朕詳加披閱達洪阿等原奏僅據各屬文武士民稟報并未親自訪查率行入奏有應得之罪姑念在臺有年於該處南北兩路匪徒疊次滋擾均能迅速蕆事不煩內地兵丁尙有微勞足錄達洪阿姚瑩著加恩免其治罪業已革職應毋庸議欽此按此次該洋人遞詞申理意在逐鎮道以快其私非徒爲正法之洋人報仇也在未奉查辦之先見洋人徧張僞示鎮道照錄上聞並致書閩督謂洋情詭詐多端難以理喻又未可遽以鎮道之故致礙全局復啓兵端惟有仰乞據情代請先將鎮道撤回候旨一面善與之言不失

天朝之體而彼一旦去其所忌似亦無所藉口惜閩督不能先事預籌及衅之旣作又欲以私憾構成其罪幸

聖明用意深厚洞悉前情惟始終不欲誤撫局故僅示薄譴完案迨今上御極頒示謄黃特爲二臣湔雪其論遂定厥後二臣先後起用卒荷

兩朝寬大之恩云

臺灣之獄外則者相主之內則穆相主之怡制使之查辦此案竟以莫須有三字定讞固由伎功亦奉政府枋臣指授也當日眞鎮道於劾典輒以恐誤撫局一語奉爲金針豈知

成廟深識時事之艱不欲諉過於臣下而

今上在青宮之日已微窺其不得已之苦衷故於三十年驅逐洋艘

之後始將前後議撫諸臣明正其罪又於林文忠外更平反閩中
鎮道一案

頒示膽黃布告天下謂穆彰阿傾排異已如達洪阿姚瑩之盡忠盡
力有礙於己必欲陷之於是此案之是非得失遂爲千秋定讞矣
自庚子辛丑以來四省調防悉索不給惟閩之臺灣蘇之崇明孤
懸海外而官紳一氣均能自爲堵禦不煩內地一兵一矢崇明風
氣剛勁紳民同心修力有備無患具見裕帥二十一年章奏中若
臺灣兩次戰功皆有奏報之確據徒以斬戮英囚遂生事後波瀾
在該洋人諱敗誇強曾何足責而怡督昔撫粵東不附和議一旦
升任閩浙懲廈門之前車茶然自喪其生平而不顧袒洋抑民因
而歸其罪於官在鎮道過則歸已固臣子之本分乃至並當日保

奏議敘之官紳一概撤銷亦已過矣附錄姚兵備瑩上閩督論斬
英囚書見東溟後集

差回奉到二月二十四日書繫念臺疆示以持守之大猷不在爭
鋒於海上乃金石之論惟洋人犯順於今三載惡貫滿盈神人共
憤某未嫻軍旅勉力從戎幸蒙

聖訓指示機宜未致貽誤乃荷

天恩迭被迥異尋常曷勝皇悚所有辦理情形具詳公牘諒邀垂鑒
昨又奉

旨復訊犯供已連日督同府聽再加研訊具得其情謹會同達鎮軍
據實覆奏並繪圖說進呈竊意洋人雖強本亦烏合各島黑人而
來與我爭利者紅白人也其人少每船僅數十人餘皆黑人愚蠢

無知惟仰食於紅白人工資口糧所費甚巨今閉市久洋人之錢糧無所出其所喪失亦復不少英人以貨財爲命兩年以來貨皆賤價私售折耗貲本不可勝計情勢亦必中絀則求通市之心自必益亟特狡詐性成乃更揚爲大言云云復以大兵前來水陸並進脅令閩人在番貿易者爲之致書廈門郊行以給我復擇富饒之區沿途騷擾以脅我凡此無非急求所欲耳且聞洋人孟加刺地方屢爲東印度旁國所敗虜其將士婦女千餘洋人必回兵往援若我更堅持三月洋人將內潰惟諸將迭經挫衄之後怵於洋人之威未知能計及此否臺灣前獲洋犯已遵

旨分別留禁止法泉州沈守兩次來函深以洋人性好報復爲言嘗熟思之洋性畏強欺弱我擒其人久而不殺彼以我爲懼彼是明

示之弱也沈守又以舟山廈門失守爲洋人報復之證試思洋人

初至舟山非有所仇也近至上海又豈有仇乎此書在壬寅五月正上海失守之時洋

人垂涎台港已久卽不殺其囚彼亦可以破舟喪貲索償於我前所斬溺之洋人無不可爲報復之詞也不殺徒自示弱殺之猶可壯我士卒之氣惟當安撫人心益修守備嚴拏奸民盡心力而無懈耳兩軍對仗勢必交鋒非我殺賊卽賊殺我乃先存畏彼報復之見何以鼓厲士卒乎愚昧之見伏祈訓示

又奉逮入都上浙撫劉韻珂書

某與達鎮軍以擒斬洋俘爲洋酋譎愬大帥相繼糾彈更有摭拾浮言爲洋人之助者致干

震怒逮聞入都既負

聖明特賞之恩又奉上臺知薦之德皇悚難言即當赴省候文就道
不得面辭歎仄尤深在泉州承明諭原奏未嘗不是惟斬洋人太
急再逾兩月則撫議成而事可免又謂鎮道此行非辱甚矣大君
子持論之允也顧一得之愚尙有未白於左右者今當遠違率敢
布其區區幸垂察焉今局外浮言不察情事言鎮道冒功上干

天聽夫冒功者必掩人之善以爲己美未有稱舉衆善而以爲冒功
者也雞籠之地距郡程十日大安稍近程亦五日皆在臺之北境
兩次擒洋人均非鎮道身在行間惟據文武士民稟報之詞耳自
古軍中驗功皆憑俘馘旂幟鎧仗有則行賞故人人用命非如獄
吏以摘發奸伏爲能是以周師耀武史有漂杵之文項羽自刎漢
有五侯之賞所謂兵貴虛聲寬則得衆也雞籠之破洋舟雖似衝

礁大安之破洋舟雖云擱淺然臺中擐甲之士不懈於登陴好義
之民咸奮於殺敵乘危取亂未失機宜洋舟前後五犯台洋草烏
賊船勾結於外逆匪巨盜乘機數亂於內卒得保守巖疆危而獲
安未煩內地一兵一矢者皆賴文武士民之力也第無以鼓舞而
驅策之焉能致此哉况當日各路稟報皆稱接仗計誘所獻俘囚
礮械衣甲圖書旣驗屬實復有緣營旂幟軍衣刀仗浙撫營官印
文火藥道里數冊實係騷擾內地之兵船其時賊焰方張蹂躪數
省荼毒我民人戕害我大將

朝廷屢有專征之命閩外曾無告捷之師

宵旰憂勤忠良切齒郡中得破舟擒賊之報咸額手稱慶謂海若効
靈助我文武士民殲茲醜類亟當飛章入告上慰

九重焦憤之懷且以張我三軍挫賊之銳氣在事文武方賞勞之不暇豈爲鎮道不在行間功不出已遂貶損其詞哉鎮道原奏皆據稟報彙敘未言鎮道自爲卽文武原報亦未沒士民所獲士民亦未控文武攘其功者怡憲渡台逮問鎮道成算早定一時郡兵不服其勢洶洶鎮軍懼變親自拊循慰諭乃散翌日猶人持一炬香赴欽使行營泣懇而全台士民遠近奔赴僉具呈爲鎮道申理者皆未邀洋案議叙之人也雖憲批不准然皆已受其詞在案可稽則鎮道非有冒功之心明矣雞籠洋舟到口三日後乃開礮我兵亦開礮相持大安洋舟實爲漁人所誤擱淺兵民因而乘之當日陳詞初非臆逆詎洋人就撫後追恨台灣擒斬其人徧張僞示以爲中華之辱莫甚於此計逐鎮道以快其私大帥相繼糾叅而臺

灣冒功之獄成矣在諸臣創巨痛深以爲甫得休息竊懼再啓兵戎謀國之意夫豈有他正月二十五日欽使渡臺至郡二十六日傳

旨逮問以所訪聞令鎮道具詞某與鎮軍熟計洋人強梁反覆今一切已權宜區處庸勸之詞非口舌所能折服鎮道不去而洋人或至必不能聽其所爲洋人或別有要求又煩聖厯大局誠不可不顧也且勸出洋人若以爲誣洋人必不肯服鎮道

天朝大臣不能與洋人對質辱國諸文武卽不以爲功豈可更使獲咎失忠義之心唯有鎮道引咎而已蓋未撫以前道在揚威厲士旣撫以後道在息事安民鎮道受

恩深重事有乖違無所逃罪理則然也且上年十二月初三日鎮道見洋人僞示卽照錄具奏自請撤回查辦其摺在口守風聞欽使已奉

旨渡臺乃追回抄呈怡憲舟次繕摺猶存今以罪去誠乃本懷將來入都亦必如前請罪以完洋案惟大君子有知己之感區區微忱不敢懷匿而去幸維亮察之

中西紀事卷之十一

江上蹇叟

五口弊端

自壬寅通商後五口之間華洋錯居弊端疊起今據邸報及外洋新聞紙之符合者件繫如左其粵東入城一節爲中西爭競一大關鍵遂爲後來入寇天津京師之張本別詳下卷中

壬寅五口之通商也

成廟以耆相爲原議之人特授兩廣總督並頒給欽差大臣關防管轄五口通商事宜此後華洋交涉之件外洋不得其平則赴閩入粵而耆相亦屈意羈縻無不俯徇所請厲階之梗實始於此閩中自增給福州一口地居省會閩人聞其在粵東請

入會城爲粵民所格亦欲援例阻之道光二十四年洋舟至閩時劉韻珂任閩浙總督有英之領事官李某者照會有相商事件請入制署面議等語制府不得已許之迨經面晤請立通商馬頭欲於會城內外自南臺起至烏石山起造洋樓南臺在城外河下烏石山則城內之名勝也制府難之旋有閩中紳士許有年等聯名稟阻且援粵東上年之案制府據以照覆領事怒乃申訴兩廣督臣謂二十三年粵人阻止入城之議係大府藉端推諉之詞今閩人又將效尤請卽照會閩督加意彈壓等因旋准者相照復稱和約第二條所載領事官住五處城邑並非專指城內而言今百姓同聲疑阻豈能遽治以爲違抗條約之罪至十一條內言明兩國屬員往來平行照會此乃文書往來非指住處未可牽引比附等因維時正值交還欠款之期照白門原約付過甲辰年銀共二百五十萬應將定海之舟山廈門之鼓浪嶼退還中國於是英公使之在粵者照會者相言該國領事在閩應照原約准在福州城內建造洋樓今既不許恐交還鼓浪嶼之約亦將背盟等語復經閩粵兩省督臣與之往返辯論堅執不移始據該洋人照會請以二日退還鼓浪嶼但退還之後仍請在彼建造房屋復準者相照覆言約內俱有五口居住之說是福州廈門可以建造房屋鼓浪嶼不得建造房屋等因然該洋人已執之如左契矣李領事初欲在城內白塔寺附近地方賃屋居住居民阻之其後卒援福州建造房屋之議擅入城中佔居烏石山之積翠寺閩人力不能阻以爲虎頭生角形家所忌歸咎於當事之不善處分殃及一郡生民而劉督亦尋以劾去矣

寧波之通商也越二年有洋人在寧波市中以細故口角擅殺鄞縣平民二人稟地方官相驗填格飭令交出首從凶犯查白門原約領事官住扎各口遇有華洋交涉事件應由地方官會同該國領事官查辦而領事夜郎自大有事輒詣監司署中面議不識府縣也於是寧波府縣上其獄請由寧紹台道照會該口領事查緝首從凶犯會同訊明正法旋准領事託以凶徒逃逸應俟通緝解到辦理等因嗣經事主查明凶犯二人實潛匿洋館中恃領事爲護符於是居民洶洶謀糾衆入館劫出凶犯地方官懼激變一面飭止一面飛咨到粵請示辦理粵之領事謀於粵督請飭解赴粵中由總領事訊明正法經者相咨回至浙浙之大吏亦相與掩耳盜鈴其事遂解自此交涉華洋事件非惟地方官不能繩之以法卽大府亦依違遷就圖順洋情不復能平其曲直也

滬中通商遂爲五口之首外洋貿易之暇輒駕杉板船到處游奕而英人爲尤橫道光二十七年夏有英民麥都思等舟泊青浦縣地方與居民口角起釁遂有青浦看守滅歇之糧艘集舵工水手人等助之相與搥擊洋衆受傷壞其船隻於是在滬之領事聞之自詣上海道請按問主者窮治首從觀察素惡英人之橫又以事關地方不應越訴乃謾語以鬥歐細故不足深詰領事怒語侵觀察適持長枋疊扇在手乃以扇拍觀察之首而擊之觀察拂衣而入語上海大尹曰番漢雜處平民鬥歐此犬鬼之逐耳執民以媚洋人吾不爲也洋人求直不得乃遣其副領事羅伯孫等六人乘舟至江寧訴於制府時李文恭公星沅方奉命授兩江總督蒞任未久適操閱綠營兵忽飛

報有火輪洋船二泊下關制府大驚亟傳令停操飭文武員弁馳詣下關偵之乃知其自滬中來也洋酋要以入城面見制府訴其事制府遣人止之不可乃傳詢文武員弁中二十二年之在江寧者則以撫事定後三帥相見於上江考棚用平行儀注對遂以越日遣員弁導洋官入城禮畢因訴稱青浦被毆及上海道不爲申理等情並船隻貨物之被毀劫者計若干萬制府權詞撫之令其回滬聽候奏請查辦洋舟乃以次日起旋去制府方奏委江寧藩司赴滬查辦適者相自粵東內召回過江蘇遂奉

旨讞其獄於緝治青浦水手外又以賂款作賠款完案是役也上海道怒其哮鬪欲以此稍挫其鋒而者相煦煦然惟恐傷其意卒實觀察於劾典子時在江寧聞文恭初欲援舊檔禁止洋人入城旋恐有

誤撫局從權許之然以此惴惴不懌者累日又當英官入城之際白

門人以壬寅報恩寺之怨

詳八卷

相與喧譟西兵呵而逐之居民競拋

磚石擲及其首導行之員弁委曲調護歸以告制府制府默然踰年遂以微疾乞養歸自此洋人在滬並監司亦弁髦視之不數年而有通賊通洋之案

咸豐三年春粵逆洪秀泉楊秀清等陷江寧三月有上海洋人乘火輪船泊下關久之起旋去越五月而上海劉麗川之難作先是粵匪以上年八月攻楚南時兩江督臣陸建瀛奏請閱兵九江察看沿江要隘其時有倡守江之議者謂洋人自就撫通商以來寧波上海等處均有舟師停泊以防海盜若遣員赴彼與該國領事官等商派火輪船入江助剿陷以重賂足備不虞值制使以閱兵中止遂寢其事

是年賊破江寧湖南提督向榮奉

命爲欽差大臣以長江水師不備爰檄蘇松太道吳健彰續議商行而上海之領事水師人等答以不助官亦不助賊吳知其不可另募紅單夾板船以應之維時突傳聞有洋船抵下關洪楊兩逆意其爲大兵之借助也挾腐鼠而嚇之其人曰爾無我虞今日之來以求通市耳乃徐出其所帶洋鎗火藥以示賊軍兩逆則又大喜遂鼓吹迎洋人入城聯教通款而領事頗以此收漁人田父之獲一時白下人心皇惑見洋艘猝至助官助逆傳聞異詞而該洋人來往賊營蹤跡詭秘其有無受賄勾結情事莫能得其詳也是年秋八月賊陷江蘇之上海其首劉麗川者粵東寄居在滬之客民也其起事也與金陵之粵逆不相聞而欲自東路勾之入寇以窺蘇杭時有上海之領事

曰溫那治者

原文三字皆加口旁

劉逆聞其曾通款於金陵求寄書爲之先容

領事許之乃託貿易爲名遣火輪船二隻帶洋鎗火藥駛赴江寧行至鎮江而事敗時大營有巡船在鎮江江面見有外洋火輪船二隻游奕江上形跡可疑乃率水勇徑造其舟拿洋人二名並洋鎗火藥等件詰之稱係上海領事所遣旋又於艙內搜獲僞信一函僞摺一件函即上海領事溫那治寄與賊目內稱三月間在南京蒙相待優厚並爲照顧貿易之事我兄弟等同在教中決不幫助官兵與眾兄弟爲仇今寄來火器若干件火藥若干斤即祈早爲脫售等語又稱帶有劉麗川奏摺一通僞摺內稱臣劉麗川廣東香山縣人向因貿易寄居上海見官激民變首先率領眾兄弟起義數日之間克復三城封儲倉庫以待大兵之至並獻寶刀一口以表忠忱等語時兩江

總督怡良駐節毗陵訊供不諱當咨會兩廣督臣請窮治其獄而該國遠在數萬里外領事之通賊非其國主所得知兩制使恐誤撫局又以内患方殷不遑究詰遂寢其事時吳健彰方在蘇松太道任內昔年與劉逆同在洋行有舊識劉逆至滬欲藉此出入道署爲招權納賄地吳聞其在滬所爲多不法又以身居監司引嫌避之劉逆不無缺望適聞道庫所收關餉甚饒起意窺伺乃糾集滬中寄居之粵民及福建之青巾會江右南贛一帶之編錢會數日間得黨羽不滿二千人闖入縣城首戕上海知縣袁祖熹遂擁入道署正以兵刃脅吳道突有洋館頭目格叱之遂挈吳道去逆黨乃劫庫中關餉徧張僞示尋踞其城其僞示則蓋用洋行公司鈐記一似有洋人主之者續有同鄉茶商歸自上海予詢其本末則言城陷之日河下商販凡

與外洋貿易者率有公司通事主持其間送往邇來略無阻滯遺失其後官兵與賊在城外交仗皆不越洋館一步所劫關餉銀兩不數日間悉鎔化爲番蚨不可識別此皆目擊之語然則是役也溫那治之預逆謀雖無確據而力能救關道於呼吸之間玩凶徒於股掌之上洋行公司之鈐記何以得之逆手關稅銀爐之火烙何以悉化番蚨種種疑竇其爲該領事暗遞消息不問可知迨寄書敗露則真贓鐵證雖百喙不能辯也又聞劉逆踞城年餘商賈遷徙而洋人以此獲龍斷之利是其借爲奇貨之居欲收漁人之得實狡詐之尤者也上海之陷也大令死焉而吳道以避入洋館捏稟公出規脫處分查該道出身之由係粵東人向在洋行充當公司幫辦與洋人來往頗密後積貲援例得候補道分發浙江旋改調江蘇補上海道上海自

奏准通商以來洋人寄居日衆其勢日橫二十七年青浦之役大府恐誤撫局咎該道不善辦理自此前後蒞事者率以和番稱勝任吳道向年在粵熟識公司領事人等益以此有水乳之合劉逆謀劫關餉領事實預知之而以吳道之故不得不兩全其好迨該道經督撫奏參革職仍准隨營効力贖罪旋據言官參劾以該革員通洋養賊又預將關稅銀兩運回原籍奉

旨交兩江總督會同江蘇巡撫嚴訊審結奏聞奉

上諭吳健彰被參各款經怡良等遵旨嚴鞫雖訊無通洋養賊侵吞關稅各情惟以現任地方與本管之洋行商夥往來酬酢不知引嫌致賊攻陷上海該革員既不能堵禦避居洋行捏報公出情節較重著從重發往新疆効力贖罪欽此吳道鑽謀大營據稱前後墊用軍

餉共十九萬三千有奇又添置拖罈船隻復經向大臣奏稱該員尙屬有用之材惟其所犯原案臣未知其詳當卽函詢江蘇撫臣旋准覆稱該革員被人參奏通洋養賊業經嚴審確查佐證卷宗並無其事又所稱將關稅銀兩運回原籍經粵中督臣升任浙江撫臣等先後飭查毫無影響惟其在任與洋行商夥往來不知引嫌致招物議及賊陷上海捏報公出規避處分是其應得之咎可否仍將該革員暫留臣營効力贖罪如不得力卽遵

前旨仍請發往新疆不敢稍涉回護等因奉

旨許之查該道前在粵東交通洋商後任上海復循故智至劉逆既有舊識又悉其在滬所爲卽當破除情面訪拏遞解先事預防一旦變生意外又復臨難偷生逃避洋館核之言官所稱通洋養賊實非

無因惟關稅銀兩運回原籍一節則茶商之歸自上海者不特語皆目擊而攜回易貨之洋均係一律新板鑿鑿可據惟蘇撫承讞是獄但稱谷會粵浙毫無影響而於關餉被劫之實據不欲訊取確供毋亦因事涉洋人而諱之歟

以上各條皆壬寅五口通商後事爲洋人得步進步之張本然語有徵實非稗野之得自傳聞者凡中國奏咨之件以及與外洋照會照覆之書大都就原文聲敘有刪無改昭其信也閩中一案初但知其入城見制府及佔居烏石山之事後閱梁中丞章鉅叢談瑣記等書僅具大略但以此咎閩中當事而不知其皆受者相頤指也頻年奉差至滬日至洋關索閱新聞紙與洋之稅務司漸熟一日偶見其案頭有繙譯中國文字盈帙取視之則粵東壬寅以

後之檔案乃英人陷粵時所得之制署者索抄不可乃逐日手錄數十紙閩事之本末最詳者相實陰主之青浦之獄正者相內召入蘇查辦公文咨會到粵而已故此條但言二十七年據兩江總督李咨稱英人麥都思等在青浦地方與水手爭毆受傷英官羅伯孫赴省呈控等語其與上海道齟齬不爲申理始行越控則據滬中商報若江盜入城之顛末則又予所目擊者也咸豐三年劉逆之役由江督咨會入粵予時方攝安仁篆急遞過境因得記其梗概又參以茶商所述情形其爲洋人左右之明矣夫華洋鬥毆一細故耳而洋人之怒遂寘監司於劾典以溫那治交通粵滬兩路之賊贓證鐵憑而葉相不能行文該國主治其叛盟通賊之罪中國可謂有人乎粵中檔案不慎收藏令外洋得之繙譯推求遂

起天津殺者相之獄詳後且以彼國一稅務之微員猶知講求中西掌故以備通商照會之稽核外洋可謂無人乎上海之收復徒爲洋人肅清港口俾便通商而鵲巢鳩居其勢已不可復返徒戎之患伏莽基之竊懼東南異日之憂不在長毛而在椎髻也
附記借助洋兵克復上海檔案

劉逆以三月八日陷上海連陷松江之川沙廳青浦南匯及太倉之嘉定寶山等縣聲勢響應本地土匪先後投降負隅日固官兵疊次圍攻不能得手時吉爾杭阿任江蘇巡撫督辦軍務謀設長圍斷其餉路而北門之洋涇濱爲洋行出入之路周圍十里築牆樹柵官兵不得立營壘而賊得於北門外洋行之南首陳家木橋堅壁以通火藥糧餉之接濟觀此則賊通洋人之顯證茶商所云對仗不得過洋總一步又兵官不得立營壘之左證

也官兵束手中丞伐交之計定乃謀於各國領事時賊勢日熾雖素畏洋人不敢櫻其鋒迨寶逼處此於貿易殊多不便於是佛郎西提督辣呢爾首請助順復與英吉利領事阿利國商暫讓南首馬路地方聽憑官兵築牆扎營而彌利堅有房屋七處坐落牆外一經對仗必被賊毀彌人有難色中丞乃許估價買回遂行定議官兵移營扼陳家木橋口四年冬官兵先擊退陳家木橋之賊步步爲營距堙而攻之十二月二十日官兵水陸並進佛郎西亦起兵發礮相助六門約期並發皆備雲梯而該逆自城上鎗礮火包密如雨下兵勇不得上時北門附郭之地有屋一間高與城齊官兵得而據之俯視城中放礮下擊連斃紅衣賊日數名日有斬獲二十七日賊衝撲陳家木橋官營聲言搶奪洋涇浜洋行各洋人

督兵防備俟其樸近新築牆垣與官兵並力擊之賊又抄襲陳家木橋營後亦被官兵擊退追至城濠擒獲偽將軍林阿朋斬之三十日官兵攻城失利陣亡三十餘人受傷者百餘人五年正月朔中丞繞城查看見城中之賊僅開放鳥鎗對外轟擊並無大礮知其火藥將盡乃密傳號令期以夜發是夕賊見官兵失利又值元旦之期開筵宴飲醉者大半方二鼓有南門百姓偵得之以告遂爲官兵嚮導由東南二門梯而入賊衆潰亂一時覓兵械鳥鎗措手莫及遂謀竄走首逆劉麗川帶領百餘人乘亂放火由西南門城缺縋城而逃總兵虎嵩林督兵追至虹橋地方經廣西官兵上前圍截生擒劉逆斬之時官兵攻其東南佛兵禦其北又分派將弁統帶拖罾船截其由江入海之路遂操全勝之算以上皆據蘇

撫原奏云云若夫溫那治始助之而終棄之正所謂利盡而交疎者若賊勢不窮則推其波而助之瀾其爲患可勝道哉

中西紀事卷之十二

江上蹇叟

四國合從

大西洋之強國足以抗英吉利者三曰法蘭西曰彌利堅曰俄羅斯此三國者皆英人世仇也法在英國之南中隔一港累世不睦于戈相尋國朝乾嘉之際凡十五年爭戰未嘗息時法蘭西有波利稔王者佳兵好戰英人集眾國攻之遂以嘉慶二十一年大破其師波利稔失國竄死在外法人復立其舊君與英講和英自兼并各國日益疆大法處其南密邇爲鄰常懷逼處之懼不敢以無禮先也道光二十一年英人再犯舟山乞援於法時有法國兵頭來至粵東之香港傳聞濮鼎查自浙潛回與法國兵頭見過兩次而是時已有人奏稱英

人糾集天竺佛蘭西小呂宋等國同惡相濟請飭曉諭解散等因奉旨交靖逆將軍查辦於是法國兵頭懼以助逆干

天朝使臣詰責乃自香港駕舟來粵求見將軍靖逆聞其帶有兵船在後因勗以反攻英人兵頭答稱英法新和无衅此來先須講款若款議不允方可藉詞交兵等語靖逆疑之踰年江浙議撫乃趣之行行至上海聞英人講和罷兵亟駕一火輪船由海道駛入甌山關濮鼎查馬利遜時在江甯聞之懼其構間於中國以搖撼撫事也乃遣舟迓之至則握手相見問勞有加法之兵頭謂其戰則求援和則不告數譙讓之而英人待之愈恭又與之游覽金陵各處形勝送之出口是行也傳聞其受英賂定從而歸遂爲異日樹援張本此英法和戰之始末也彌利堅在外大西洋不通英法諸國明時有西洋大臣

名閣籠者泛海西行尋得其地是爲亞墨利加洲彌利加卽墨利加之轉語又其國中海船皆以星旗爲識故來粵東者率以花旗目之其地初爲英人開墾服役而稅其餉嗣因英人連年用兵輒增其稅彌利人不堪乃糾其十三部之衆並力抗拒又求援於法國及大呂宋荷蘭等大敗英師乾隆四十七年始議和聽其自立爲國惟自粵中互市以來英人貿易資本最鉅而彌利堅卽次之道光二十一年奉

旨停英貿易各國貨船照舊開駛而屢爲英之兵船所阻不得入迨英人破虎門始銜尾而進停泊省河適英師敗於鳳皇岡於是彌利堅首請通商其略言稱兵犯順係英國兵頭所作之孽凡帶貨商船並未隨同滋事而因此阻滯年餘不得貿易在該商爲其本國兵頭

所累原不足惜而我彌利堅等國向來恭順不敢私賣違禁貨物蒙天朝恩准照常貿易極爲感激乃到粵經年被英人牽累不能進埔開船以致貨物霉爛資本折耗現查英國商情亦甚急迫可否於此次擊退兵船之後姑准其商船一體貿易庶各國不被英人妒恨免致阻梗牽留而英人貨船在埔卽有顧忌而不敢滋事似亦制服之法等語果勇侯楊芳據以入奏而一時議者謂義律因鳳皇岡之敗屬彌人爲此以作緩兵之計未幾英人闖入省河果背前約迨挾兵索償烟價一千二百萬經彌人居間排解減半償其成本事遂定二十二年白門之盟彌人不預續赴粵中因英人以請者相援案許之此英彌和戰之始末也俄羅斯者其國舊在大西洋而邊境遼闊東接蒙古黑龍江故亦稱北洋

國朝康熙二十八年欽派大臣索額圖等會議於黑龍江與俄人定邊界南屬中國北屬俄疆勒石定盟雍正五年復定交市在恰克圖地方不准由海道赴粵通商永著爲例俄人復請遣子弟入京師國子監習滿漢語言文字居於舊會同館

列聖意在綏懷許之迨乾隆五十八年英人入貢請援俄人例遣人寄住京師

純廟不許遂有缺望意當粵中停止英人貿易時傳聞俄羅斯使臣已自比革爾起程赴中國將約大兵出緬甸後藏夾攻印度以疲英人實則俄羅斯方與英人爭印度之南界欲奪其鴉片稅餉之利連年構兵不能克故欲以此結援於中國非能爲中國効順也英人聞之謀疾趨入粵而以兵備中印度俄人計卒不行是時據澳門月報

言英人以中國待彼不肯照大西洋俄羅斯一樣大西洋者謂澳人也又言俄羅斯有書館在京師中國事情悉知恐有從中挑動之陰謀不可不防其後俄人復以上爾其之役與英人血戰數年近始講和此英俄交惡及中西構衅之始末也壬寅撫事之局法彌皆不與後卒援英人例同在五口通商而俄羅斯亦以二十八年附英彌船來粵經大府查明駁回然自五口暢開俄人恃其強富水陸兼通即廈門上海各口亦屢有至者而粵東係其熟游之地海道爭爲捷足之趨於是四國聯盟而合從稱兵之議起

咸豐六年秋九月英人稱兵犯粵其釁起於來粵之划艇艇之船主英人所載舟子則華人也中西前約載有不法華民逃至香港或在英之官船貨船潛匿者經英官查出交付華官若華官探聞在先亦

准照會英官移取其英人犯法逃入中土者亦如之是月初十日有自外洋來粵之划艇張俄國旗幟泊於粵河粵之水師武弁見舟中所載皆華民將治以通番之罪遂執舟子十二人械繫入省船主以懇領事巴夏里巴Гиллбар至舟查勘武弁不爲禮巴乃照會粵督以武弁應移取不應擅執且明舟子無罪請釋之時葉相國名琛任兩廣總督不許又因在粵之包公使以請許之英有水師提督西某者聞其事欲起釁端相國遣送舟子於領事廳中而領事以事關水師弗受也二十六日西水師與兵攻我黃浦礮臺相國遣雷州知府蔣某至領事解詰其起釁之由時西水師亦在焉同聲答曰傳言誤聽屢乖二國之好歸語相國當入城而議之蓋水師領事意不在舟子欲藉面議爲入城地也相國乃以已酉徐制府與彼國公使文翰所定禁止

入城之約示之不省二十九日英人興師攻粵城粵人率團練入保不克英人復請釋甲入見相國不許時相國已奉

頒給欽差大臣關防督辦英務十月洋之水師移兵攻我虎門橫檔等處礮臺越日又毀我大角頭礮臺及亞西娘二礮臺維時沿河礮臺皆有官兵義勇協力防守凡英師經其側卽開礮擊之英之師船亦放礮相持遂无虛日十七日有花旗船隻自澳門來經沿河礮臺兵勇不辨誤擊其貨船二花之領事致書粵督不省遂與彌人有隙十一月英師進攻近城礮臺克之是月中旬英行之在粵者凡六同時毀於火粵民火之也英人之在粵者不勝其憤馳告本國主集上下兩院之大臣紳士議之

英制在上院者爲大臣在下院者爲紳士

其上院之相臣曰巴米頓者力主稱兵之議而下院紳士不從巴請解職有進計者謂宜先

遣公使至中土請重定盟約不許則先禮而後兵我有詞矣於是簡其二等伯爵額羅金至粵由粵入都一面調派火輪兵船分泊澳門香港以俟進止又遣人告法蘭西約以連兵合從法人聽命額羅金入粵和議不成而粵民反脣大吏充耳遂有次年十二月之役

七年冬十二月洋艘在粵洋人糾合法蘭西彌利堅俄羅斯三國之人合從稱兵適法國兵船已先赴約來粵遂與英師合攻粵省陷焉當壬寅撫事之定也洋人以開通五港口市德於外洋各國又以積年贖武調兵調餉罷於奔命欲結鄰邦之援是時法彌二國皆有領事在粵而俄人亦自海道繼至相與探聽通商事宜以待開船卸運久之寂然額羅金之至也初謀入城不可爰與水師提督領事人等議先將要求各款照會粵中官吏俟其登覆以取進止葉相得其書

語多狂悖寘之不答亦不備英人遂糾法兵攻城城既陷執相國繫之舟中於是廣州將軍穆克德訥廣東巡撫柏貴聯銜馳奏奉上諭葉名琛以欽差大臣辦理洋務如該洋人等非禮妄求不能允准自當設法開導一面會同將軍巡撫等妥籌撫馭之方乃該英人兩次投遞將軍巡撫副都統等照會並不會商辦理卽照會中情節亦秘不宣示遷延日久以致英人忿激突入省城實屬剛愎自用辦理乖謬大負委任葉名琛著卽革職等因欽此英法踞粵之後自知背約因思效義律赴天津之往事將歸罪於粵中之官吏以自說也乃與三國合謀議各遣其屬官一員前赴江蘇求見兩江制使將所達天朝相臣之書轉寄入都俟其照覆以定行止於是四國之屬官由海道赴滬探聞制使駐節毗陵遂至蘇州時趙德轍任蘇撫見之

詰其來意以遞書故告乃由蘇撫咨送入常兩江總督何桂清據以奏聞其達相臣之書則滿首揆裕誠也

裕相以次年卒人至天津之月卒

先是羊城之

役上授侍郎黃宗漢兩廣總督赴粵查辦踰年過蘇蘇撫偵知四國之公使水師領事人等將由滬中海道徑赴天津欲留欽使在蘇通信到滬阻其北行黃以奉

詔入粵人臣無外交遂解纜行未幾接據江督照會轉准都中相臣照覆之文告以兩廣總督欽差大臣黃某現奉命馳赴粵東辦理洋務令該國人等迅赴粵中聽候查辦又另文照會俄羅斯告以該國向不准在粵通商如有相商事件應速赴黑龍江聽候該處辦事大臣妥議等因時英酋額羅金已自粵至滬遂由甯波上海等處調派火輪兵船二十餘號前赴天津法蘭西亦以兵來會花俄二國亦有

領事繙譯官同行自云遞書非求戰也未幾大沽告警之疾置聞八年春三月英法彌俄四國舟泊大沽海口議先遣各國領事駕杉板小船前赴大沽港口投文直隸總督譚廷襄受其書上之時英法方謀稱兵犯順而彌俄二國志在請撫制使亦遣人通款洽牛酒餽問相望於道夏四月二國講款之舟尚在港口而英法不俟命遂以小火輪船闖入口內毀我礮臺語具後卷中既罷兵二國復以撫事請

上飭大學士桂良及前兩廣總督耆英先後抵津迨耆相以擅回伏法仍飭桂相議款於是由直隸總督行文照會邀彌俄二國領事同至天津郡中遂定議是役也彌人志在通商似係誠心乞撫而俄羅斯者傳聞是時新受黑龍江五千里之賂謀背英法適聞彌人講款

遂贊成之續據殷兆鏞奏參奕山給以黑龍江外五千里之地核其

月日似即在都中相臣照復之後近據西人月報言黑龍江邊界有

四派蒙古宗族

四派者即喀爾喀之四部皆元裔也

被俄人脅之降附所收貢賦較中國

減半俄人既得其地遂於黑龍江北岸建造礮臺製辦火輪戰船以後逐漸收服不知伊於胡底等語蓋狼子野心不可測度此不可與爲援而適足貽之患者也

九年夏五月英吉利俄羅斯自上海赴天津換約闖入大沽口毀我防具僧王格林沁督官兵轟擊遂大敗之適彌利堅之舟後至遵滬中原約由北塘海口行走遣人詣直隸總督署中求請據情代奏准其進京呈遞國書並請換約直督據以奏聞奉

上諭本年五月英國俄羅斯到津不遵桂良等原約闖入大沽口內

以致挫敗實由自取並非中國失信其時彌利堅使臣華若翰仍依桂良等原約駛至北塘海口求請進京呈遞國書經恆福等具奏該國照會情詞恭順是以朕准令來京呈遞國書本日據桂良等將該國使臣華若翰照會該大臣等公文呈閱見其詞意恭敬出於至誠所有該國使臣賚來國書准其呈遞卽派桂良等接收至換約一節本應回至上海互換朕念其跋涉遠來特准將和約用寶鈐加卽交恆福前至北塘海口與該國使臣互換換約之後永遠和好通商以示朕懷柔遠人惇崇信義至意欽此傳聞彌人時聞大沽之事欲居間排解而勢已決裂不可挽回故特卑詞陳請易倨爲恭以希漁人之獲

上念洋禍方深固結其心或可攜貳其黨是以但示賞罰之公不存

逆億之見也

十年英人入寇京師

上狩灤陽命恭王留守議撫遂以是年九月與英法俄三國先後換約詳後卷中

附錄西人月報

咸豐八年

舊歲十二月二十三日英吉利法郎西花旗俄羅斯四國官修書一封欲達

大清都中宰相至本年正月二十三日由蘇州巡撫趙兩江總督何郵遞北京二月十一日四國公使接督撫回書云本部堂等今奉北京大臣裕來札云爾英國在廣東舉事皆由葉總督辦理不善我

皇上已將伊革職並著黃宗漢赴廣辦理外國事務爾英國差官欲修和好可速赴廣東與黃某會晤本大臣參謀內改未便預聞外國之事故特札江蘇督撫轉諭云云法國回書大略相同花旗回書內云英法二國連合起兵爾花旗不預獨能修好排解我

皇上實嘉賴之但英法起兵實因葉總督辦理不善我

皇上將伊革職並着黃宗漢赴廣辦理外國事務爾花旗國官果能從中排解可速赴廣東會晤云云至俄羅斯回書則云爾俄羅斯與

大清向有和約廣東稱兵爾國亦不預惟爾國向在黑龍江貿易並無五馬頭通商之說如有相商事件可速赴黑龍江我國自有欽差大臣在彼可以面議毋庸與本大臣議事云云後數日四國公

使同往天津英有火輪船十餘隻法有火輪船六隻花旗三隻俄羅斯一隻自滬開行

按江蘇制撫轉准都中大臣照覆之文移知四國此軍情秘密之事邸抄既無可查檔案亦所未見惟西人月報詳紀其事前既據以敘入仍將原文附錄於後以資攷證核其月日皆與邸報相符非傳聞之臆說也彌人屢次講欵不肯附和稱兵自是實情而俄羅斯向不在五口通商之列故照會之文令其前赴黑龍江聽候查辦又參以殷兆鏞奏稱奕山讓給五千里之地則彌俄二國之講欵公私各別月報謂其收服蒙古四派宗族卽此五千里之地向爲喀爾喀之四部皆蒙古游牧之區歸於

大清一統者雍正間以封固倫額駙超勇親王策凌者也俄羅斯乘

機要挾惟賄之求亦無足責但其合詞請撫不特彌人信以爲實
卽英法亦墮其術中矣至其立學京師其國中人來往居住消息
潛通當英人內犯粵東已有從中窺覷之意迨大沽之役寄居京
師之俄人往天津出入自便時

聖躬偶抱腿疾俄人妄播譌言傳入新聞紙而四國要撫之志益堅
昔人言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

國初西洋人入欽天監議者猶以爲非計况俄羅斯向不列王會之
圖而令其置館京師雜居齊齒以致英人睥睨其旁效尤而屢請
之豈得謂非當日廷臣之失計哉

